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十九回 都白木醜態可摹 許知府政聲堪譜

引首《結客少年場》 迂王作結客少年場，少年何所好？

不愛身居白玉堂，但願手平衣冠盜。
朝攜儕伴出都門，晚過易水何瀟瀟。
悲悲易水古風頽，行行江南更可哀。
風景江南何其美，人心江南強半死。
且約心知飲月明，起看吳鉤發上指。
抽身不知何處去，
須臾歸提人須擲堂署。
笑指金樽尚未寒，垂掛琥珀月中語。
一飲數鬥莫嫌多，明日相逢無定處。
回看寶劍閃如銀，可惜今宵僅誅一個人。

【評】

惜哉今宵誅一個人，此都綱之所以得網漏乎？嗚呼！吾安得若人者，與之盡平衣冠之盜也哉。

不說成員外飲酒間見的那人姓甚名誰，且說都白木自從秀州進學，歸杭輝赫一回，也是運道彩湊，剛遇姑娘病重時候，成珪無暇告理，卻被他全算而歸。只因秀州有了這條釣腸的線索，住不數月，即回秀州，另賃所房屋，移至街坊，妝做良家行徑。可奈妓館家風，到底不知鼠，一般要朝朝寒食、夜夜元宵。自古道：「家無生活計，不怕斗量金。」錢財想已用完，別無生發之計，剛刺得小使成華，又做了來興勾當，將次清淡，不須細說。

那張暄向來幫著都白木的閒，手頭甚是充足，口頭也是肥膩，不合奉承過火，尋了個青萍與他，將自己飯碗打破，心下好生翻悔，幾番要誘他回杭，並無機會。那日忽聞成家死了院君，訃書上掛出「哀子成夢熊泣血稽顙拜」。張暄便與眾兄弟道：「老成劈空那得有這兒子？」那時詹直口應聲道：「這段緣故，除了區區，鬼也不曉得。」便將都氏娶熊二娘帶過翠苔等事說上一遍。張暄道：「這樣講來，都白木到沒指望了？」賽綿駒道：「有甚麼底譜？若到前途，費些口舌，天下事誰料得來？」小易牙道：「自從都大住落秀州，我們好生清淡。不若趁此機會哄他上來，勸他打場鬧熱官司，大家活動如何？」張暄道：「正合我意。只是沒人下去通知。」盛子都道：「小弟願往，不須半個人陪。」張暄道：「小猴子，你又想狗咬骨頭，空咽涎唾。」子都道：「大兄說那裡話？自古道：『朋友妻，不可嬉。』況區區嫡真一個魯男子，豈會做張珪勾當？便是他肯不顧，我也斷不高攀。」張暄道：「不必假道學，你且去遭。」

子都得差。好生快樂。剛搭識得個福州販椒客人，賺得幾兩銀子、一套衣服。次日買些盒禮，徑往秀州。恰好都綱在家納悶，正是無聊之際，見著盛於都到來，即忙迎接。子都見過青萍母子，然後把成宅之事一一說知。都綱拍掌大笑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人天相，信不誣也。小弟這兩日手頭甚是乏鈔，恰好遇著這個機會，豈不是天從人願！怕甚麼夢騰夢血，娘子，快打點歸家，才是我和你安身去處哩！」青萍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也省逐日費心。」陳婆道：「我說大官不是久貧之人，還是我見得到麼。」都綱皺眉道：「雖不久貧，只此時乏錢使用，明日就該起身，一些盤費也無，如何是好？」子都便於袖中摸出條紅綾汗巾，遞與都綱道：「小弟頗有，任兄用度。」都綱道：「一發難得，足見厚情。」打開一看，約有一來多兩，先揀幾塊碎銀，自往市上買辦接風酒食，青萍母子相陪。

盛子都坐下，各人說些閒話。子都漸有輕狂態度，青萍也便斷譚。原來娼家性格到底輕薄，這幾時見都綱身旁無鈔，便有個再抱琵琶過別舟之意。瞧見盛子都身邊有銀，古人說：「鴛兒愛鈔」，不必說陳媽媽先插科了；況子都雖是老小官，龐兒終比都綱好些，卻又應了「姐兒愛俏」一句。半晌間便有無數相憐相惜、相挑相逗之意，甚至於都挨近身旁勾肩搭臂，青萍亦不相阻。陳婆故意走開，兩人連連寫了幾個「呂」字，就把知心話說。正說到熱鬧去處，都綱已回，食品羅列，四人吃個不亦樂乎。

次日正待起程，青萍忽然患病，不能起牀。原來是盛子都設下的緩兵之計，二人得便中一味幹事，不須細說。一直挨過個把來月，子都做得盡心爽快，青萍的「病」已愈了，才議回杭之事。

四人來到杭城，竟投張暄家住下。眾朋友齊來探望。都綱將所事說起，眾人各逞己謀，有的要告，有的要打，紛紛不一。

張暄道：「列位不可亂言，自古道：『事未行，機先露，到底無成。』大官人若要事妥，必須經官；但經官必先起釁。何不先央親友試說一番，倘然允諾，□分之喜；或者閉門不納，再動干戈，未為遲也。眾兄弟先露主角，豈不為人所制？」都綱道：「終是法家口氣，講得有理。」

辭眾人，來到周智家裡。回復不在。又轉過熊陰陽家，定要老熊去說。熊陰陽推辭不脫，只得應允。來到成珪家裡，恰好遇著宴客。熊老見有酒客，欲待不說，又被成老只管問其來意，只得竟把都綱事體說上一番。成珪也把妻子因而氣死，幸喜還魂之事告訴一遍。熊陰陽見口風不允，也不吃酒，竟自歸家。成珪將此事說與妻子並周智得知，計議告狀。

次日，熊老回覆都綱，都綱即挽裘吃寫張狀子，次日來到府前。成珪也欲進狀，約同周智偕往。小使走了三番五次，周智只是不來。成珪等得性急，自己去喚，恰好半途相遇。成珪道：「向來只你燥健，為何也遲鈍了？等得我好心焦。」周智道：「非我來遲，只因脫出一樁小事，正要說與你聽：原來成華逃走，果是都令姪唆去的，如今又把來賣在秀州一個傳鄉宦家裡，他道拘束不過，只得逃了回來。早間先到我家，訴出情繇，思量仍舊服役，並說令姪買秀才之事，一發詳悉。我想已去之人，不該復用，但今興訟之際，正是用人之秋，若行苦肉計，用他作證，斷送令姪前程，更覺容易。」成珪道：「這到一發湊巧。快喚他來！」

周智帶了成華來見院君。成珪已將周智所言說與都氏，都氏也道有理。成華見主翁夫婦，只是叩頭，俱推都綱之謀。都氏道：「若論你情，本當不復收用；但你既來不收，是誅順縱逆也。我今適欲與禽獸相持出狀告他，務要剝他衣巾，前馬爺緝獲牌內，原有你名，如今先把你送去，做個巴臂，若得事妥，將功折罪；若應允不得，也莫怪我不收。」成華哭道：「小人自知沒理，只道還有快活去處，誰知除卻這裡，一時難過。蒙院君、員外放舍狗命，不加懲治，小人即粉骨亦難補報，區區官事，敢不盡心？」成珪道：「既如此，回到府前，必須如此如此，才是關節。」

於是把條繩將成華縛了，來到府前，尋馮是虛。剛做得一紙狀子，恰好都綱也在頭門上，衣帽齊楚，踱來踱去。成華指道：「員外，這手中拿白紙的，不是大官人？」成珪道：「原來這禽獸先來告我！我卻白裙繫腰，蓬頭跣足，他到衣冠齊楚，妝出生員行徑。」正是恩人相見，分外眼明；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搶上一步，放出老力，揪住就打，連聲叫屈。成華正是懷恨之際，兼獻入門之功，揮動大拳盡力奉承。熱幫開那班一個個縮頭吐舌，遠遠站開去了。都綱打得發極，也連聲叫起屈來。

卻好三聲梆絕，知府許召升堂。衙門開處，皂隸正要排衙，那裡呼喝得往？許知府喝聲「拿來！」皂隸竟把一千人結進。

跪在階下，一個叫「毆辱生員」，一個道「盜財殺命」。知府道：「官長跟前，有事且須告理。為何這等喊叫？」成珪道：

「『爺爺，小人若無爺爺呼喚，幾乎被他打死了！』」都綱道：

「生員若非太宗師救命，也幾乎死了！」知府道：「他是你甚麼人？」都綱道：「生員喚名成綱，這是父親。」知府道：「既

是父親，就不是毆辱生員了。」成珪道：「小的那得有這兒子！原是內姪，盜了小的錢財，拐帶小的義男，還要打死小的，是個的真強盜！」都飄道：「父親冒認他人之子，不容生員歸家，希圖謀害吞產。望太宗師作主。有下情一紙，伏乞台鑒。」

知府取上讀道：

「具呈生員成飄，為斬繼屠宗滅法凌儒事：姑都氏，贅夫成珪，無嗣，從幼繼飄為子。復有繼女一姐，與飄俱若親生。上年將產分析，飄得其二，姐得其一；姐產歸婿收用，飄產父仍執掌，分單可證。禍因遊學秀州，倏生異議，冒養他人之子，希圖害產，不容歸家。切思自幼繼立，理應得產，他姓之兒，奚容吞噬？」

叩天親審，涇渭立分，舊情可續，原產可歸。上告。」

許知府道：「那老子也可有狀否？」成珪道：「都飄原是小的內姪，當年寄食在家，盜去本銀五百兩，復將義男成華拐帶，遠遁無獲，已蒙前任馬爺，給賞廣捕牌面。日昨已獲成華，特送爺台，以求追究，不期正遇此賊，又被毒打。今有原牌並下情各一紙，伏乞爺爺重憐。」知府接牌看畢，又將呈詞暗讀道：

「告狀人成珪，為懇天追剿事：內姪都飄，盜財拐僕，遠遁無獲。已蒙貴前任馬爺給牌廣捕。今日日獲僕成華，言稱惡遁張喧家，勢橫難敵。叩天親擒追剿，焚頂上告。」

許知府看畢，問成珪道：「他既是你姪兒，又經繼立，你今無子，有產合應與他；即另繼一子，再作次男也罷，如何反做賊情誣他？況他又是生員，豈是做賊的？」成珪道：「呀！爺爺，從那裡說起！妻雖無子，妾子今已五歲，那有從幼繼立之說？」

都飄道：「太宗師在上，生員遊學出外，又不□年五載，就是妾生，那得便有五歲？若說生員不曾繼立，這分單只問是誰寫的？」知府看道：「成珪，這紙分單，歷歷可據，難道不是你寫的？」成珪道：「小的有甚麼分單？這正是他希圖抵搪之物。」

爺爺只將分單上主分親友鄰里拘來，便知真偽。」知府將分單一看，於上並無與事名姓。知府道：「是了，分單定有主分之人，豈有自主之理？明係無恥假捏，那盜財一事，眼見得真了。」

「叫皂隸：「把成華撈起來。」都飄著力爭辯，許知府一毫不理。

眾皂隸就把成華動手。成華叩頭道：「爺爺不須動得刑法，小人只是從直講來。那年盜銀一事，其實是大官人之謀，所盜六七百兩，亦俱是大相公經手用度。小人不過倚草附木之流，焉敢生此歹意？其後追索不還，反把家主「才丁」。這雖是討銀的不是，小人也並不曾幫打半下。那日主翁動氣，便要經官告理，惟恐大官走了，便著小人隨他。誰知又落了他的機殼，把小人拐落秀州，復賣於傳鄉宦為奴。不期又被原主所獲。只求爺爺原情。」知府道：「既盜許多銀子，寄宅在那一家？」

成華道：「爺爺，若要大官人將半分三釐把與小人用，果然極是經紀；若說用與他人，且是溜索。假如倩裘相公代考，買得一名秀才，就去了半；與熱幫開同燦，為青萍妓贖身，毛毛去了三百。剛剩得小人一身，尚且承繼與了傳家，那得還了餘剩？若要賠償，只問大官〔人〕便知端的。」

知府道：「都飄，你這番也不必稱得生員了。據成華之說，你只合稱為『足庶之徒』也。那買秀才一事，卻怎麼說？」都飄道：「太宗師總莫理他，這是一片胡言，希圖嫁禍之意。叨進一事，實是生員親筆掙來，篇篇文字，句句從肺肝中流出，焉得作假？」成華道：「呀，大官人，這事瞞得他人，瞞不得我，況與我同做的。現有店主人親手過付，怎白賴得？」知府道：「總也不必分辯。待我出一題目，當堂做得出來，生員也真，盜財也假；若做不出，二罪齊發，莫怪老許手辣。」都飄大叫道：「噯呀，太宗師大人，別的還可，這斷斷使不得！生員今日之下，原為奪產而來，不為赴考而來，腹中止帶得一副訟師肺肝，並不曾備得作文材料。若要面試，必須另日。」知府笑道：「你今日腹中不帶得文字，畢竟要怎麼日期才有文字呢？」都飄道：「太宗師若說我什歲後生不會作文，也須知七旬老漢那能生子？不把他假子辯個明白，生員今世也不做文字。」

「許刺史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叫皂隸：「速喚那成珪的兒子來。」

「又差一名皂隸道：「可向街坊上，另喚一個少年人生的兒子，與成珪子年齒相等者一名。」又差個皂隸：「到書坊中速取印行《漢史》一冊。」

不移時，三個皂隸齊到，那孩子便是府側王豆腐的兒子，與夢熊一齊跪下。許知府問得二子年紀相等。將夢熊瞧著想道：

「此子面龐與父無二，可惡狂徒，強為排擠，若不把舊事引證，他也到底不服。」吩咐都飄道：「王家孩兒，壯父所生，成夢熊老父所生，若有不真，必有可辨；把二孩站在階前，俱去了衣服，此時初冬時候，看那一個畏寒，你只從實報來。」皂隸去了二小〔兒〕衣服，卻是夢熊叫冷。都飄報導：「啟太宗師，假兒畢竟畏寒。」許知府又教將二子立在中，「看誰無影，你亦報來。」二小兒又立日中，不知怎麼，夢熊獨沒影子。都飄報導：「啟太宗師，假兒果然連影子都是沒的。」許知府道：

「著二子歸家。」叫值堂吏：「可將取來《漢史》內，尋名宦中有《丙吉傳》，朗聲讀來。那吏從頭尋著，依本讀道：

漢丙吉，為陳留尹。有富翁老年無於，娶鄰女，一宿而死。後產一男。至長，其女曰：『吾父娶一宿身亡，此子非父子。』爭財，數年不決。吉云：『嘗聞老翁兒無影、不耐寒。』其時秋暮，取同歲兒，共解衣試之，老翁兒獨呼寒；日中，果然無影。遂直其事，郡人稱神明焉。

許知府道：「辨別真偽，一如前輩之法，無影、呼寒俱出爾曹之口，且眾目共睹。成珪之真子無疑，猶不作文，更有何待？」叫書手：「取副紙筆與他，就把『繼絕世，舉廢國』二句為題。」都飄聽了丙吉一節，已是默然無語；又見題目到來，卻似湯泡蟻蝕，看看縮攏，道：「生員今日委實不帶得文字肚腸，要試，定須另日。腹中絞痛得緊，舊病又發了，過不得！」

過不得！太宗師要作文。小事，即不判還財產，也是小事，這性命是要緊的。」知府道：「不妨，我有療痛辣湯在此。」叫皂隸：「選頭號板子，與我彩下，先打四□！明早上道，再行參處。」都飄道：「呀，生員豈可打得！」知府道：「惟我老許，便破格打個生員，總與打馬鞭驢何異？叫該房：「快做文書，申詳學院，將一干人犯，明日就送道爺審究。成珪父子寧家，成華討保，都飄發本府司獄司收監，明日聽候解審。」許公退堂。成珪不勝之喜，將銀謝了王豆腐，又請衙門中人役，各有酒食銀兩，不在話下。

歸家說與都氏、翠苔，大家歡暢，俱說：「虧了周員外，能用成華之功。」專候來日捷音。且聽下回分解。